

7855/3840(1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30 1956

四書說約

第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四書說約卷之十二

論語九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邢疏陽虎字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
大全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卒既葬陽虎囚季桓子○朱子曰

吳郡

顧夢麟麟士纂輯
楊
彛子常參定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大全勿齋程氏曰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善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清濁者氣中之氣美惡者氣中之質昏明者質中之氣粹雜者質中之質清者明濁者昏美者粹惡者雜道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

雜者不能也朱子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魏了翁云天氣而地質○朱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近

○孔子言性雜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吳氏曰中人上下之質

相去本不甚遠惟習於善則日造乎高明習於惡則日淪乎汙下以是而相遠耳○雲峰胡氏曰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

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習之相遠也如之○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

此心則專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纔說性字則已寓

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著乎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言之。雜即兼也。蒙引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以其理落在氣質之中也。如此則是氣質之性而非指天地之

性矣。氣質之性據見在言。固有美惡之不同也。然以其初而言。則實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雖不能不因氣質之稟而異。然善惡分數大槩亦爭不多。豈有如此之相遠哉。其所以有如此之相遠者。繇後來所習而然耳。夫豈其初之本然哉。蓋當時之人皆以為繇性如此。故夫子云然。以其初而言。此初字不是指天地之性。但對習字言。箴在性字內抽出。若天地之性固不得謂相遠。亦安得謂相近。纔說相近。便有不同。天地之性安有不同。既兼氣質如何。又只言性。而註又曰。氣質之性是如何。蓋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合為一。而其本然之性

常為之主。○問孔子言性兼氣質而言，不知孔子之意重在理上，重在氣質上。曰：重在理上，蓋是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為言耳。故曰：孔子之言性，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而言。孟子之言性，以其不雜乎氣質者而言。蓋雖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離乎氣質也。○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予以賦於萬物，人為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為說。自此

言性者紛紛矣。繇今觀之，謂性為相近，則驗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揆之當今，上援之聖賢，下察之衆庶，無一不合，信乎其為相近也。謂性為皆善，則自巳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雖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為一。孟子蓋獨推其所本然者，以曉之也。言性之說，至本朝而始精，以善者為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為氣質之性，此說既出，始足以完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因此陰疑吾夫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非，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而言，若曲為之回護者，然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耶？竊意天命之謂

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指○天○命○流○行○之○初○者○言○也○推○性○之○所○自○來○也○
 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既○屬○於○人○而○言○也○斯○即○其○謂○之○性○者○也○
 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耳○本○朝○之○言○性○特○因○孟○子○性○善○之○說○
 揆○之○人○而○不○能○盡○合○故○推○測○其○已○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性○豈○有○
 加○於○夫○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
 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為○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
 花○葉○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桐○梓○者○終○相○若○也○
 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鼻○口○之○
 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其○所○以○為○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

意正不滿姚江耳

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
 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
 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揉○屬○之○於○
 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矣○此○人○性○相○近○之○說○也○奈○何○
 王○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邪○故○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惟○
 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下○中○人○以○上○生○而○知○學○而○知○人○
 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
 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覺○後○覺○人○品○亦○各○各○
 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

性言性只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孟子言忍性是性不能皆善而忍亦習之義也

愚按魏莊渠曰竊嘗考古聖際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為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為義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爾性從生故借生字為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

受者是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為所梗費了多分疏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與伊尹習與性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其義皆同皆假借字也但取天生之義者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謂之教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可見二性字元不同夫教而誠反而聖皆不能無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為言性而發教人知所修為而發也故明乎六書會意假借之異而可以無疑於夫子孟子言性異同之際矣

鄱陽朱氏曰此章兼氣質言性而為勸戒之辭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大全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使為堯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

語類木之問集注上智下愚章先生與程子說未理會得合處曰便是莫要只管求其合且看聖人所說之意聖人所言各有地頭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氣質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說道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怎生這便是氣質之性孔子說得都渾成伊川那一段却只說到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却只說得性善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正如今喫茶相似有喫得盡底有喫得多底少底必要去牽合便成穿鑿去

存疑因上章意未完故復言之

愚按不移者不移於習也故知意亦不甚重不移重於慎其可

移處唯上智不移則凡未能上智者可危矣唯下愚不移則

凡不甘下愚者可勉矣集注於上章謂性兼氣質此章謂人

之氣質不補言性妙鄒陽朱氏曰此章即一定之質而為做

戒之辭上章吳氏注惟習於善則日造乎高明下愚當無此

望也習於惡則日淪乎汙下上智當無此患也不者人盡中人

上下之資可不念邪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通義程氏復心曰絃歌絃上歌也○白雲許氏曰歌詩而以樂

和之則為歌徒歌曰謠絃歌以琴瑟和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愚按集注莞爾小笑蓋喜之也因言其治云云則當於夫子莞

爾而笑讀住夫子莞爾而笑是一截曰割雞焉用牛刀是一截

下文戲之處義方明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也

愚按學道不必專指禮樂禮樂亦不必專指弦歌然實相關會

意可耳。○存疑此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以見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不是說邑人皆弦歌。是小人亦學道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集解孔曰二三子從行者。

大全朱子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南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鷄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

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為是。而謂前言為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大全厚齋馮氏曰公山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

愚按紹聞編弗擾召孔子在孔子未為中都宰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陷費時弗擾又畔。則孔子方用於魯。豈有欲赴費人之召哉。○弗擾初因不得志於季氏而附陽虎。陽虎囚季桓子事。

在定公五年至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弗擾與其謀陽虎弗克而出奔弗擾以費畔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愚按末之也已集注只云無所之注疏則云無可之則止較全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大全朱子曰夫子云吾其為東周乎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

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耳聖人胸中自有處

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諸家皆言不為東周集註却言興

周道於東方何也曰這是古註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

是有用我便也要做此小事何處是有不為東周底意這處與

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

須寬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問弗擾果能用夫子夫

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含逆從順而已亦如何

便與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過臣順季氏而已此只

是嘗法聖人須別有措置○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

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

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

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

論語九

者知其必不能也。○雙峰饒氏曰：當時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為東周？夫子必告以為之之道。如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夫子便告以正名。今聖人不會說出，難為臆度。

愚按：豈徒哉？決公山為東周，決我也。自是兩節。○若作一滾說，

則看公山之召，太重矣。故云。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

以使人。

大全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乎五者，則

無非辟之雜，而心之德嘗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

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通指不侮至使人五者，欲其以事驗之。

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也。○慶源輔氏曰：是心

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

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

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備矣。夫仁道無不該，乃萬善之綱領也。

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為因子張所不足而言。堂堂乎張，疑

其不足於恭，愛欲生惡，欲死疑其不足於寬。問行而告以忠信，

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告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仁而行

達疑其不足於惠也

蒙引子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五者。若無朱子解出心存理得字何處見得是仁。恭寬信敏惠都要說個心存理得意。心存則理得不可分。貼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矣。此答問仁與答樊遲問仁意同。都教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如五美一般。有以見於身者言。有以見於事者言。然皆心之所繇存理之所繇得也。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兩截。能行二字直趕到於天下。不是只到五者住。朱子以行是五者截解。必如此

解方得明暢耳。且大文為仁矣三字實該行五者於天下。朱子豈不曉得。而只就行五者處截。故與孔子異旨。邪人乍不察。奈之何哉。○大註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此一句通一章解。出答問仁之意。心存理得在大文仁字內。下文又另提曰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也。非是心存理得了。又無適不然也。方為仁。○已不敬則人慢。故能持已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矣。誰敢侮予。宅心以寬為本。不寬則自無容人之度。而人亦不為我所容矣。故寬則足以容人。而得眾矣。已不信則人疑。朝更夕改。人無所憑准。故信則人皆倚靠。他惟勤有功。作事不敏。則苟且因

循而百事俱廢矣。故敏則有功。人若無恩惠及人。則難以得人。用故惠則人感其惠而易使矣。存疑常恭寬信敏惠。時其中各自有道理。此在人體認不能盡言。觀恭寬信敏惠五件與所言之效。乃是主居民上者言。蓋子張時已出仕也。愚按於天下三字。人皆說得無氣力。蓋諸家之解。久廢矣。讀此等當一出快事。最要玩注。猶所謂之夷狄不可棄。句不可棄。便是着力字。既曰五者。又曰天下是目。若有見而口尚未言之辭。只待子張再問也。

○佛肸召子欲往

集解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大全中牟趙氏邑

愚按。紹聞編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在孔子再適陳反衛之時。

○又曰。此孔子失魯司寇以後事。與前章公山弗擾之召不同時。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知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大全齊氏曰。泥水中黑土。今江東皂泥。愚按。然。是也。言說得也。是有是言。言我前日有是言。亦是兩節。意。兩不曰。曰字。從言字生落。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大全勉齋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朱子曰。公山弗擾。佛肸召而欲往者。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為惡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

然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喻之。爾于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恐其浼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已之意。○問佛肸弗擾之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人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問陽貨欲見。却終不許。他曰。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略感聖人。存疑磨不磷。涅不緇。谷欲往。佛肸之召。意已明。匏瓜之喻。是示

已當為世用之意。與上文不粘着。蓋匏瓜擊不能動。又不能食。是個死穀底物。人不如是。自當為世用以斯道濟斯民。若閉門不出。而無意於人世。是亦匏瓜而已。可以人而匏瓜乎。

愚按紹聞編。夫子未嘗至晉。佛肸召。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附錄。佛肸以中年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於邑。惟邑人曰。早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遂褰衣就鼎。佛肸脫屣而生之。趙簡子聞。中年叛。攻而取之。聞田單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列女傳。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年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士長為之言于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于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

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列女傳。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年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士長為之言于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于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

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而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掩其正理。

居吾語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大全朱子曰：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雙峰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問蔽之為義何也？勉齋黃氏曰：集註以為遮掩言有所不見之謂也。學所以明理者，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皆學也。所以學欲觀夫理之所當然者，而效法之也。○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

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

蒙引六言之言。即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一言。如恕如仁。皆是一言也。六言六蔽。謂一言一蔽也。相連帶說。○仁者必不愚。智者必不蕩。此是慕仁智者之名而好之。都不知明理。故有此蔽。而好仁未能仁。好智未能智也。○好仁不好學。則有不當仁而仁者矣。惟學以明其理。理明則自無此蔽。而仁其所當仁矣。愚謂愛人而失已也。○好智不好學。則為索隱之智。而有窮其所不。當窮者矣。蕩用心於虛無之地也。謂窮高極廣而無所底止。窮

高直說極廣橫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大凡言必信。行必果。則不顧義理。只要我信。而於人之利害。有不恤者矣。賊謂傷害於物。言物者兼人。○麟謂當即作人。○好直不好學。則訐以為直而絞矣。為其無含弘寬緩之意。南軒謂務徑情而不知含蓄。○好勇不好學。則不知義理。徒恃其血氣之強。而橫行作亂必矣。○好剛不好學。則凌世傲物。軼蕩不羈。要行便行。要說便說。不管着前後。所謂躁率也。獨解狂為躁率。見得不是志。大言大之狂。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學。學以知言。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愚按邢疏莫不也言何不學視大全何為語較提

詩可以興

大全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
是反覆誦讀使詩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俗本無乳字
可以觀

大全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我
之得失

可以羣

大全新安陳氏曰和以處衆曰羣和而不流故可以處衆若和
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衆之道矣

可以怨

大全慶源輔氏曰當然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程
子所謂小弁擊鼓皆然而各當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

大全厚齋馮氏曰。為如高叟為詩之為。○朱子曰。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新安倪氏曰。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孔子譬本此。

語類問為周南召南之為。曰。只是謂講論爾。

蒙引與上章何莫學夫詩學字亦同。

愚按。女為矣乎。叮嚀之辭。言當為之也。注近對遠。言國與天下存疑云。正牆面而立。謂正面對牆而立。倒辭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大全胡氏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磬鼓革鞀樂

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為禮。非鐘鼓無以為樂。然禮樂有本

有末。玉帛鐘鼓末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

於和。假鐘鼓以發之。周末文滅其質。但以玉帛鐘鼓為禮樂耳。

○厚齋馮氏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嘗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大全朱子曰。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曰。裏面是

如此。外面却不如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色厲而內

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

做賊然○王氏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
人也○

存疑言有一等人外面為嚴厲之色○若敢作敢為模樣○內面實
畏首畏尾○不敢作不敢為○似此之人○無實盜名○常畏人知其情
狀○譬諸小人之○中○其窟穿窬之盜也○與穿窬盜物而畏人知○此
人盜名而畏人知其心○一事類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存疑一鄉皆稱愿人○便非真愿者○若士君子稱其愿○有何不可
曰德之賊者○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也○如畫已之謂忠○以實之

謂信○此是本等忠信○他○却外面塗抹○依違將迎○似乎忠信模樣○
如此則人遂以此為忠信○把○耶○正○經○底○忠○信○却○做○不○是○了○豈○不
是亂德○豈不是德之賊○賊者害也○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正鄉原之罪德○以有德之人言○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存疑聞善言必潛心玩味○身體力行○然後為己有○玩味體行底
決不道聽塗說○道聽而塗說底人○只是以資口說○決不去玩味
體行○不玩味體行○則不為己有矣○故曰德之棄言○自棄其德也
○蒙引曰○道是眼下路也○塗是前面路也○謂纔這裏聽得到前

頭就說

愚按鄒陽朱氏曰此章即口耳之學而救其弊德以吾心之德言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大全慶源輔氏曰庸謂凡嘗惡只是惡陋謂猥瑣劣謂昏弱四者皆鄙也

存疑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大全新安陳氏曰得謂得富貴權利○胡氏曰患得之語急而

文省耳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

雖行險徼幸乘間抵巇然其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大全厚齋馮氏曰或是之亡不敢為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

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存疑古之狂也肆肆是狂者本來面目今之狂也蕩蕩已不是狂者本來面目就不是狂了是無古者狂之疾矣故曰今也或是之亡也矜愚亦然○狂者志願高大志其遠者大者他於天閑上更不走作第小節處有所不拘此便是肆肆小小走作也蕩則放逸而遠出於大閑之外大走作矣此就不是狂了矜者持守太嚴廉是側邊廉隅是那分處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即方物當角處人之持守方嚴立崖岬為界限人不可苟犯如物有稜角一般故謂之廉謂稜角峭厲忿忿忿也是個剛惡模樣

戾乖戾也是所行與人相拂此只是個剛狠不近人情底人就不是矜了愚者暗昧不明他於事只徑行自遂更無許多文理曲折緣他見識有所未至故只是如此詐即挾私妄作用機關變幻却似個智者模樣全不是愚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存疑聖人一身無非是教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善

學者自其作止語默學之自有無窮之師若夫義理有未明然後請問以解其惑則在已有領略之機聖人無輕瀆之教若徒以言語觀聖人即其聲音談論以為教而日用躬行之實有不察焉則亦徒得其影響形迹之粗終無心體神會之妙雖日聞聖人高談至論亦無繇造道之極矣此聖人所以發無言之教欲其求聖人於躬行實踐之間以為入德之地也小子何述言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得以傳述者正以其言也今夫子如不言則門人小子何所傳述聖人遂因其疑而解之曰天何嘗待於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這天理都發見流行出來天何嘗

待於言哉聖人語此意謂我之日用動靜都是道理發出來汝小子自是求之自有用不盡處何待予言然後可述也○聖人此語特對子貢發不為無意在顏曾則不消如此說在他門人又不足以及此子貢一時雖未甚領略至聞性與天道及日月宮墻之喻時於此蓋洞然矣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愚按將命者注疏大全存疑俱作孺悲邊人使之聞使將命者聞之也然蒙引達說俱作孔子邊人使之聞即聞於孺悲孔子邊人是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為禮，必壞；三年不為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大全記：間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未殯之前，勺水不入口。既殯

則三日矣。方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

食菜果。期而小祥，服練，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服緇，食醯醬。中月

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愚按：溢，二十兩也。鎰，同筭。子干，溢之寶，是也。記纂注：溢，一手所

握也。以為粥，疏食，粗飯也。中月，間一月也。○蒙引：食夫稻，謂飯

也。粥不與焉。然既虞，疏食則亦飯矣。或不至精耳。孟子膏粱，梁

訓美穀，則稻必亦梁之類。非北地所常用也。○存疑：食夫稻

衣夫錦，是說期年外就食稻衣錦也。○聖人意謂：子說期可已矣。

如今期年之後，使汝就食稻衣錦於心安乎？此便是短喪也。○註

解止：至小祥可見蒙引謂食稻衣錦是說自既殯起至小祥。此

說未是。宰予既說期可已矣，則期年之內，豈不知不可食稻衣

錦，聖人又何待問之。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蒙引：食音不甘。三句必有成語。此處舉之不必俱與。食稻衣錦，相入也。為字承上。汝安則為之。應下文汝安則為之。二為字意皆同。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存疑：予之不仁，是即其短喪而責之言。予欲短喪，愛親可謂薄矣。是不仁也。且予知喪所以必三年者乎？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報親之服必以三年。凡人子於親皆有三年之恩。

故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也亦曾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既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則三年之喪惡可已也。聖人此語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也。愚按：天下之通喪，記三年間又作達喪。

已。○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無勇而無義為盜。

○大朱子曰：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

人者則以位言耳。○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

愚按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是倒換之辭。與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一般。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大全問果敢與勇相類如何分別。雙峰饒氏曰：果敢即前章之剛果，敢屬性質，勇屬血氣。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大全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盃。為玉盃，則

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諍。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愚按刑疏微子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

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編簡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仲衍即微仲名衍也。○備攷微子名啓。食采於微。故曰微子。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

卿士紂既立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尹以周西伯昌之
 修德滅既既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
 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
 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
 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
 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竝興相為敵讐今殷其典喪
 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日太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
 家保於喪今女無故告予顛躓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
 下蕃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

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及周武
 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
 把茅膝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
 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
 代行政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
 叔放蔡叔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
 國於宋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
 弟衍為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是也箕子名胥餘紂
 親戚也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箕國名子爵也紂性淫侈好酒色

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型。將作犀王之盃，以逞其志。彼為玉杯象箸，必不美藜藿衣裋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與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紂淫佚益肆，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過，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及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乃為之陳洪範。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

為禾黍，心實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後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為流涕。云：周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罔家。書王曰：咨爾商王，父師惟辛，不悛天用，假于朕。去故取新，辛錫朕以國闡洪範九疇。錫侯以道，朕殫厥邦土，靡所私封。尚父望于營丘，弟旦于曲阜，召公奭于燕，封鮮於管，度于

蔡餘各以次受封爾父師備厥天道用克化誨于蠢類惟茲庸
蜀羗髡微盧彭濮人悉取厥新乃朝鮮于周底于遐逝其以屬
父師箕子曰俞祿父嗣子在邠罰不及孥獲朝夕夾相以長為
周藩王曰已鄙有鮮衛有度父師用自即厥國箕子出而語人
曰茲無乃小子之咎事商雖惡吾猶囚也事周雖聖吾其夷矣
小子能亡醜顏少師哉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
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陳先王艱
難天命不易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
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殺比干剗視其心○既

音其即黎太師三公箕子少師孤卿比干也殷其典喪商書作
淪喪微子肉袒面縛事金仁山有辨不足信○揚用修冊鉛總
錄亦曰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第七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
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
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
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
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
至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
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

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也。○箕子名胥餘。一作聶餘。見尸子。緯略與邢昺俱引司馬彪。而云它書所不載。未見尸子耳。紂名辛。字受。見調言長語。或又言紂即受。古字通用。見釋編。馮厚齋曰。紂謚也。後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大全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焦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

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難處。被他緊繫在那裏。不免徻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雙峰饒氏曰。前三句門人因孔子殷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事為提頭。然當時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於荒。箕子又勉其去。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濟則微子之去。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而已。及比干繼之。則

忿嫉已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為箕子之奴，在比干既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以論語為正。又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於此則云：不啻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即字是順說，不啻則似有所啻而實無所啻。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啻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乎失名。其實不失。○雲峰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啻二字，蓋自上文不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跡似相違，以去者為仁，則不去者似啻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似啻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啻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語類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它事實，蒙引孔子此句真萬世之公案。蓋當時此三人或死或不死，或

去或不去疑於此是則彼非。伸此則屈彼者。故夫子即其位揆其時而原其心。而直斷其為同出於憂君愛國之心。迹雖不同。心則一也。此等公案。非孔子誰能斷之。如夷齊之無怨。泰伯之至德。武王之未盡善。皆非聖人。斷不敢於千古是非林中擔當。○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大哉言乎。一言而三子之心。白天下之論定矣。不然後之人。於是三子必有所軒輊。予奪於其間也。厥後孟子得此意。故其論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孟子曰。皆是也。又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孔氏家法也。○先儒非有所為

而為之意。看來孔子本意未及此。

愚按首節三句。不必非記者語。亦不必非孔子語。先敘後斷。則

棟孔子曰三字於中間。亦古文嘗法也。舜有臣五人。二節體亦

如此。桐蠹新語以為此章首三句與祭如在二句。唐棣之華。四

句不恒其德。二句。色斯舉矣。二句。皆是因古語而綴以己意。又

一說。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大全魯齋王氏曰。舜命臯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

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詞者。○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朱子曰。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烏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

裸裎於我側。不以為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其言浼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目。○語類。亞夫問柳下惠三黜。曰。柳下惠瑩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夷如一顆寶珠。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寶珠。在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

愚按士師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金仁山又曰古者民朴少學而習文史有才能者謂之士獄官民之司命則以士為之其長為士師未知孰是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大全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

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也此責效

當有關文○然亦本通義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

存疑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皆待孔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

愚按史記即季孟語當面告不如集注為當然邢疏云魯三卿

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士

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

若魯孟氏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解不能句似鑿却佳

孔子行者言去齊而歸魯也○紹聞編齊景公待孔子句絕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月不朝孔子行

邢疏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繇大司寇行攝相事

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歸

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皆予之以歸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

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犂鉏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

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

服往觀好、慕、擬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案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

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

孔子遂行宿於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

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

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

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

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吳氏曰夫子

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人用之怠已而忘人愚

不肖之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心即驕逸。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為，而桓子所為若是固，不得不可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也悲夫。蒙引：三日不朝者，君三日不視朝，臣三日不往朝。愚按：孟子史記孔子之行，俱兼致膳然。女樂畢竟是主，且本章不及不扯為是。據彼婦歌詠者，遂謂懼羅說，間故有此行。然亦恐不處，笑至此，只依張南軒說可也。圈外范注，此篇記仁

賢之出處，而析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極好此等本，不但記孔子之不遇。慶源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類。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免於偏而過之矣。南高門外，傳考作臯門。傳考有猗蘭操，詩歸有龜山操，俱為桓子，亦不但彼婦。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大全雙峰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為靈鳳。如鶴生鶴。馬生龍駒之類。慶源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慤懃。諄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水炭白黑之不同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大全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

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犛跡而已。

愚按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而彊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陸通字接輿。雖邢昺亦云。斷屬附會。其歌辭亦以論語為正。蒙莊添設。不足據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大全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愚按備考。又曰。丈人葉人。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
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愚按沈虹野曰誰與易之言舉世之人皆無道誰人任用聽服
你犯與你變亂為治變惡為善○存疑曰辟人者辟此人就彼
人猶真有益可遇辟世者是見一世皆無善人可遇辟而去之
也○通義輔氏曰夫子嘗去魯適衛楚以至微服而過宋辟桓
魋之難此又其辟人之實也故桀溺以夫子為辟人○白雲許
氏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且而與其從辟

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譏子路○耰者摩田器也孟子
曰播種而耰之既播有所種乃耰以覆之○程氏復心曰耕又
言耰者初焉耕耕畢而種種畢又覆耕轉土來蓋之謂之耰想
其初是二人並耕後只是亦穿鑿得妙一人獨耰所以始言長沮桀溺耦而
耕至桀溺則獨曰耰而不輟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蒙引彼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則吾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如之何絕人逃世以為潔耶且彼

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殊不知若天下有道則丘不用變易之矣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此皆反桀溺之言然二人所見所執實同及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

愚按通義仁山金氏曰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篠丈人皆以其物與事名之不得姓名之真也獨長沮桀溺若得其姓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如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其物色名之猶荷篠丈人之

云爾○此雖不甚緊要與愚意合○鳥獸不可與同羣蒙引曰除鳥獸是飛走之屬則不可以同羣淺說曰鳥獸既不可與之同群着來俱未妥只以平說為是蓋闇譏辟世之說也紹聞編充桀溺之操同羣鳥獸而後可者也○蒙引謂此節皆反桀溺之言者鳥獸不可二句反辟世意天下有道二句反滔滔誰易意且而與其二句雖許白雲說譏子路然譏孔子意實在於中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集解包曰丈人老人也

愚按集注蓀竹器亦本集解然舊簡韻會小補云蓀芸草器蓀本從草不從竹韻會為長且下有植杖而芸語必是起初掛蓀於杖荷之而行與子路語畢輒植杖田中取蓀而芸也蒙引乃謂蓀當是籃而杖頭之鋤乃其芸器尤為妄解○今見邢疏蓀說文作蓀芸田器也與韻會合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絕人逃世藐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為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

愚按通義白雲許氏曰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主於義今不仕則為無君臣義荷蓀使二子以禮見子路則是既知長幼之節

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何可廢之。此兩句最緊也。字之字相應。蓋人倫君臣為大。長幼在下。既知其次。豈可廢其大者。今欲自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君子之所以仕者。正欲行君臣之義。爾當今天下道不可行。我已知之。然終不肯終隱者。恐絕君臣大倫之義也。二義字一般重。又曰道總五常而言。義其一也。道指天下眾人言。義言自己也。今日道不能使天下繇之。我固知之。我之所欲行者。在我之義。爾我不仕。則失我之義矣。此章舊點似細章。若晦。今但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作一讀。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作一句。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一句。便覺意明。

○蒙引不仕無義。泛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指丈人說。兩句似重而實不重。○子路後來此言。是向人說底。但不知是因丈人不見。就在彼處與人言。耶抑反來見人而言之。邪皆不可知。若以為子路只述夫子之意。如此畢竟是述在何處。豈述在論語書邪。然終是可疑。故集註又取國初本所記附之於後。○麟據注疏鄭解。又云。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恐俱是不知而彊為之說。○廢之。廢字應上不仕不字。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意即在如何之內。

○逸民。伯夷。林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大全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

辱身可見○麟按此語始下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尤明○然非

其君不事即是不立惡人之朝分貼者非也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大全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慶源

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

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雙峰饒氏曰降志

辱身行似卑污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

可取者如此而已矣○麟按亦明其可與者在此非不滿意

蒙引柳下惠三黜不去而辭氣雍容如彼其確乎不能枉道之

意亦自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

慮也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大全左傳哀公七年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

髮文身羸以為飾○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

所以合乎道之清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

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雙
 峰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大全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
 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
 存乎心也○若夷狄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
 也○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
 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
 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

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
 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
 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
 如此○雙峰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
 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
 蒙引子曰○無適也○無莫也○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
 則自有可與不可在○麟按○知此○并可解適莫章義○吾輩固無
 妄說○不論朱張之行者○或是脫簡邪疏○王弼云○朱張字子弓○
 荀卿○以此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似未必然○

○大師摯適齊

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大全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樂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厚齊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宥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麟按宥侑同勸也

方叔入於河

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

吳郡

顧夢麟麟士某解

孔子常祭定

論語十

子張第十九

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
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較以亞其仍樂之舊以見其昔
之僭邪○厚齊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宥食每食樂章各異
各有樂師○麟按宥侑同勑也

異事八子皆贊以異事也故孔子解之可見周邦廢壞之盛

四書說約卷之十三

論語十

子張第十九

吳郡

顧夢麟麟士纂輯
揚 蔡子常參定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存疑士見危致命臨難無苟死也見得思義臨財無苟得也祭

思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也喪思哀惟喪死可以當大事也皆

立身之大節故曰其可已矣然曰已矣似失之太狹士所當為

者固不止此。注曰：庶乎其可，則有以救其失矣。○諸家皆以致命不言思，謂不待思，竊不然之。死生大事，若不思得無傷勇也。○曰：見危致命，思不待言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馬能為亡。

大全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子然固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已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朱子曰：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

蒙引得於已，執之不弘，聞於人，信之不篤。有知行意，不然道德不分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論交友之道，而見二子言辭之病。

大全和靖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朱子曰：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踈

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言皆有過高之病。一章以致命思義祭敬喪哀為高。故有其可已矣之言。則其於察理必有所不周二章以執德弘信道篤為高。故有焉能為有古之言。則其於何人必有所太薄。三章以能容人為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善惡必有所不察。夫子嘗稱其過。曾子嘗稱其難能。又稱其堂堂。則是其資稟趨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大全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樂菴李氏曰。日知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者。已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以為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進。○勉齋黃氏

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

語類日知其所以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蒙引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之知日知所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麟按此亦本通義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大全朱子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間路當從此

去漸見効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又曰此四事只是為學工夫未

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

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

會不得又掉了問仁在其中矣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

大抵如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曰言行

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

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非所以為仁然學者用力

於此仁在其中矣勉齋黃氏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

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汎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効。所以謂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大全朱子曰。百工居肆。方能做得事成。君子學。方可以致其道。○
然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開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

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故必二說相須。而義始備。○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雲峰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工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麟按。注疏

亦單主前說。蓋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甚煩。地足也。蒙引。工不居肆。而在家則幹他事。理他物。是為遷於異物。君子不學。則心用在外物上。不在道理上。故無以致道。學。者。求。知。其。理。而。行。其。事。也。致。其。道。者。造。乎。道。之。極。致。也。亦。是。做。到。家。之。意。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存疑儼然者。貌莊禮恭。如泰山喬嶽。無一毫輕浮之態也。溫者。氣溫色和。如春風遲日。無稜厲之色也。言厲者。義正辭嚴。是是非非。確乎不可易也。儼而溫。溫而厲。君子自來如是。本無三變。

三變者。自他人見之爾。○此是聖人剛柔不偏。陰陽合德。自然如此。故曰。非有意於變也。○此君子不是指夫子。然非夫子不能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繇。

蒙引。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

存疑。言勞民之事。非民所樂為。必至誠惻怛之意。素孚於民。而民信之。然後不得已而勞其民。民必諒其心。曰。上素愛我。今者

之勞非欲病民也。不得已也。雖勞亦不以為病矣。若未見信於民而勞之事雖當然。民不知其心。必以為病已也。諫君之言。非君所樂聞。必至誠惻怛之意。素孚於上。而上信之。然後不得已。從而諫其君。則君必諒其心。曰彼素愛我。今者之諫。非欲誦我不得已也。雖諫亦不以為誦矣。若未見信於上。而諫之意。雖忠誠。然主不知其心。必以為誦已也。○信而後諫。固是。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信而後勞。亦有民未信。而不容不勞者。如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特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善耳。非謂未信皆不可使民諫上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全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足了了。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一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雙峰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論立身處事之道。而見子夏言辭之病。○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意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大全朱子曰。非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傳之。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也。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蒙引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差了。蓋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識見高於子游。集

註依舊用本末。是亦據子游之意耳。

淺說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教人之道。非以何者為先而傳之。非以何者為後而傳之。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造詣之深淺。不問其工夫之生熟。而槩以其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焉可誣也。彼洒掃應對。此小子之始事也。正心誠意。此大學之終事也。合始終本末之事。而一以貫之。知無不盡行。無不至。則惟聖人為然。豈可以此責之於門人小子乎。

愚按依上兩條。即先傳後倦。內亦似不必入本末。又蒙引大

學未說到齊治平。就學者分上說。故但言正心誠意也。○紹聞
 編。此章本末先後字是眼目。識得這四箇字。方會得子夏子游
 之意。子游以威儀容節之間為末。其所謂本。雖未說出。然指正
 心誠意之事可知。然此乃小學大學之分。可以言先後而不可
 以言本末。故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之。陸象山嘗謂凡物必有本
 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槩使其本
 常重。不為末所累。又謂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
 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
 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象先蓋以有始有卒者。自處其

教人無先後之序。只如釋子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亦
 之意不免近此。殊不知本末只一理。教人却有序。故子夏以其
 所守之定。本言之。謂君子之道。孰則先而傳焉。孰則後而倦焉。
 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譬諸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大
 者條幹已成。生意已足。只從本根澆灌可也。小者生意未成。尚
 須培植塵護。事非一端。正猶小子所以養之。於灑掃應對進退
 之節。正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禦其外誘。固其真純。而理之遠
 者。大者固將繇是而漸進也。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
 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

夫合下始終兼備。無俟積漸。無不各極其至者。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聖人如大海潮上。百川與支河小港。一齊皆滿。所謂一以貫之也。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故灑埽應對進退之事。雖小而天命之性亦即是。而在焉。故父命呼唯而不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侍坐於君子。君

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凡此所謂灑埽應對進退之禮也。豈其有所勉而然。莊生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固天性儀則之所形也。只看所以然如何。便是此等求處也。且看如此等應對坐起之間。至小一節之處。必如禮則安。失禮則不安。是心其孰為之。必有所以然。故然則安。不然則不安。道散在萬殊。非有餘於此。不足於彼。非牽得此處。補得那處。若事上有毫髮差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故君子只在謹獨。白微而顯。自小而章。繇灑

婦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只是無一處放過。○氣乏而欠。體疲而伸。撰杖屨視蚤莫。四者皆厭倦之容。欠呵欠撰具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存疑二句各有所指。仕而優則學。指已出仕者言。學而優則仕。

指未出仕者言。優雖皆訓有餘力。然仕而優。說暇日則可學。而

優雖說暇日。○仕亦此理。學亦此理。故曰理同。仕是行此理。學

是求此理。故曰事異。○當仕之時則學為餘功。當學之時則仕

為餘功。故皆必先盡其事而後及其餘。

愚按語類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為世家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

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可說者。

○大全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

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

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

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

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

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

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存疑此見崇本之意。蓋為世人多趨於末，故為此言。致如致知之致，推之以至其極也。然而止二字，尚有病，不若聖人喪與其易也之言有斟酌。此立言所以難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大全雙峰饒氏曰：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解未仁。○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注猶

共也。○南軒張氏曰：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

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竝為

仁。○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仁，既足以見子

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

其在內者為足以至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其去

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

○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

之為仁於人，無切體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愚按：通義程復心章圖云：以子游所譏言，難能過高，然而未仁。

少誠實惻怛。以曾子所譏言。堂堂自高。難與為仁。外有餘。內不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大全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
雙峰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人能如此。

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蒙引朱子解云。人之真情。所不能已者。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

愚按通義程氏復心曰。自致者。不待人勉。而自盡其極之義。其
他事尚待人勉。只有親喪出於人之真情。不待人勉。故夫子嘗
曰。喪事不敢不勉。子張曰。喪思哀。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孟子
曰。親喪固所自盡。皆是此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
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大全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察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大全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當緩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

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雲峰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

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

存疑上失其道，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也，使之無道。使字內兼養意，不曰養而曰使者，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隋煬帝征遼東，致民窮而盜起，亦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饑寒而失恒心，亦使也。○民之所以爭鬪而致訟者，繇於情義乖離，不相維繫也。若百姓親五品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

親睦。何致爭鬪而致訟。哀矜者。矜其犯法。迫於不得已。陷於不知也。勿喜者。喜已之聰明。能得其情也。迫於不得已。如饑寒起。盜心之類是也。陷於不知。只是小民無知而犯法。愚按民散。從來只解作不附其上。觀次崖說。乃知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兼民間也。較全通義白雲許氏曰。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衣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亦皆有

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周德既衰。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饑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饑寒之迫。則無所不為矣。故君子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為能。而自居亦同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集解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于紂。存疑古今言惡者。皆歸於紂。則紂是個極惡人矣。原來紂之惡。

亦不至如此之甚。只緣一致其身於下流之地。遂為眾惡之所歸耳。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饒氏曰：子貢不是為紂分疏。其意在下兩句。

愚按通義東嘉史氏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二句正是言紂身上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二句是因紂以戒後人。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愚按此章與小人之過也必文參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大全朱子曰：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饒氏曰：不賢者只指眾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

或問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隨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邪。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莫荻郊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騫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

存疑未墜於地。與在人。是相對說。墜地便不在人。未墜於地則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正是在人處。夫子焉不學。是從賢者識其大者。二句。生來。賢者識其大。則從賢者而學之。不賢者識其小。則從不賢者而學之。故曰焉不學。言何處不從學也。有學則有師。故曰何常師之有。亦字輕說過。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大。全朱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款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賜。○

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
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
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辟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
之好

大全朱氏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

愚按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則宮是屋之總名也牆則周圍
於外懸空者不即為屋上之牆故及肩可窺而數仞即不可窺
須得其門而入也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
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
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愚按日月喻高不喻明則世引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立說
者皆謬今稍正耳何傷於日月即是言何傷於仲尼不知量謂
不知已分量之卑故敢於毀聖人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邢疏言君子出一言是則人以為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為不知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邢疏得邦謂為諸侯得家謂為卿大夫

蒙引立之斯立至其死也哀皆莫知其所以然此便是化不可

為處○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不出教養二字夫子之得邦家亦

不過此立之養也道之教也綏之立之固也動之道之深也子

貢語意不到斯和截直到其死也哀處○聖人神化化字與上

文化不可為化字不同此是存神過化之化彼是大而化之之

化榮人榮之也謂尊親之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大全朱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

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

非若讖緯之說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

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

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至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樂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程氏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予人君之崇高富貴也。舜亦以命禹。

繫引此處不應說出人心惟危三句。集註只云禹謨比此加詳。今人講文章亦就依書經講，反於本文亦字說亂了。且大禹謨允執其中之下，又凡九句。方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處，所謂加詳者，此亦是。

附錄大禹謨：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來禹，降水土，俾予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想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同。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大分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國云。至為王改名履。麟又據

帝王世紀云。湯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存疑。湯既伐桀而告諸侯。曰。予向之伐桀也。請於帝。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帝。桀有罪。已必討之。而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也。已必用之。而不敢赦。蓋其罪其賢。皆簡閱自上帝之心。已焉敢違之。而不討不用哉。吾之初請命而伐桀者。如此而今既為天子。其責任尤有甚重者。朕躬若有過舉。而得罪自己。致之不干萬方事。若萬方之民有過舉。而得罪是已之所撫馭者。未得其道而致之。然也。其罪在朕躬。此其告諸侯之詞也。請命之詞。見伐桀之舉。出於天告諸侯之辭。見

天下之責在於已。

附錄湯誥王歸自克復。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于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疋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溪。

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麟案論語本文集解。孔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邢云。以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今兩存之也。曰。天下賢人當不止有莘。然據聿求元聖語。則尹固其著者。紹聞編云。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若所為。蓋天降衷於民。而以克綏厥猷。付之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而安於其道。方無負於天之

所付。若民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養之無素。而處之或失其宜也。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與湯誥合。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蒙引言周大賞賚於天下。非人人而富之也。惟善人是厚而已。按周書云。散鉅橋之粟。發鹿臺之財。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是賚百姓。此則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與書不同。故又曰。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說得實了。難說是周有大賚於天下。而大賚之中。又獨於善人是加厚焉。此說與註反。不可用。愚按。紹聞編詩序曰。賚大封於廟也。孔氏曰。左傳云。武王封兄

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八。武成說武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事。三山李氏曰。封必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周有大賚大賚二字。用周書武成篇中之語也。善人是富。則言大賚之所富者皆善人。此却又似用詩中之意也。故集注各本其所出以釋之。或問以錫予善人為克商賞功之時。即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則大賚二字。雖用書中語。而意在下旬。不可便以解書者來解此也。○此更發蒙引所未發。○蒙引說得實了。實字或誤為窄。故存疑。達說皆因之。遂似虛齋說亦自相矛盾。今依善

本改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大全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朱子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有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存疑武王之初伐紂而誓師也其言曰紂雖有至親之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以人事斷其有必克之理也其既伐紂得天下而告諸侯也其言曰百姓有過是已處之無道而致之然也是其過在予一人不在百姓此亦以天下為己責與湯同一心

也

附錄泰誓惟戊午王次於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古人為善惟日不足為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醜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於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釁於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
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
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
克永世。○紹聞編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成湯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意同。故注不再說。與今蔡氏書傳中說不同。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大舍古注引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
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伯黍。重十二銖兩之為

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
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龠。用度
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
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

存疑紂為不道。官府之權量。所以取於民者。必過其則。而民
間交易。亦必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謹。凡在官與在
民者。皆取而較之。革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紂為不道。
欲敗度。縱敗禮。官府之禮樂制度。廢墜多矣。則取而研審之。何
者。為過何者。為不及。可損者損。可益者益。可因者因。可革者革。

悉去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紂為不道，剝喪元良，百官之職隳廢者多矣。於是重新修理，昔之有而今之無者，則復之；在官百職一時盡舉，無復向日隳廢之患也。

興滅國，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大全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紂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愚按：紹聞編興滅絕還是兩事。已滅者封之，無後者續之也。

逸民，仁賢之不在位者。○述武王事，是反紂之所行，善人是紂之所富，皆不善人也。周親不賢，權量不公，法度隳壞，百官不職，滅人之國，絕人之世，逸民遺棄在下而不用。武王一切反之。

所重民食喪祭

愚按：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武成全文也。紹聞編曰：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慎終追遠，固教之本也。○武成注：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蒙引：當紂之時，民之所以養生喪死皆有所憾，故武王反

之。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存疑寬則得衆四句集註謂泛言帝王之道蒙引謂四者堯舜

以下之所同是也愚謂此必夫子所嘗言故記者取而綴之於

後以盡此章所敘之意○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堯舜之執中

此理也湯武之討罪用賢責已行政亦此理也中亦在用人行

政之間以其無過不及故謂之中而堯首標出之以告舜於是

天下後世始有中之名目而人始得以為依據用功之地故以

為千萬世道統之源其實湯武之所行者無非天理之當然雖

不謂之中而究無非中也豈特湯武後來帝王繼世而興其

為合乎天理之當然者亦中也但此章所敘是錯舉堯舜湯武

之事以明所傳之一致不是特把堯舜之中來做個骨子而於

湯武之事皆串以中也勉齋雙峰蒙引之說俱有可采而蒙引

為精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

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

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大全張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亦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惟喜康矣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

治人其理一也○胡氏曰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大小而貳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致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已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

蒙引擇可勞而勞之小註云惟喜康矣不常厥邑此二句不相連出盤庚共如字去聲此句在中篇言我所以勞女者惟與女同安耳不常厥邑出上篇言商之先王猶不常其邑于今五遷

矣。○欲仁而得仁。就從政上說。不必依註以治已言。此從政時應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於理。便是仁。○然麟按大全。即謝氏正言治人。非治已也。○無衆寡。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兼接人應事也。能敬。則所應接。舉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然泰自敬上來。何驕之有。

愚按惠勞欲泰威五字。本不甚美。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故美也。亦是不美中之美意。三斯不亦兩又誰又焉。皆煞落語。○欲仁得仁。沈虹野云。凡以不忍之心而行。不忍之政。皆是沈疇峰云。言仁覆之念。不至兼利萬物。其

欲不止。要見君子求仁之心。有若貪得無厭者然。然愚意亦不離教養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愚按殺與視成。刻期慎與本從政者。不可少。亦以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當與而不與。故見為惡也。曰猶之與人。則是已當與矣。故云。合上則見得其道。則雖不當有者。而亦美。不得其道。則雖當有者。而亦惡。信為宜尊且屏也。○不戒視成。無心。故謂之暴。慢令致期。有心。故謂之賊。略不同。見存疑。○有司之

者乃其本職。不為惡。若從政而為有司之為。則惡矣。最害事出納者。出於此而納於彼。亦正言與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大全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令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自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

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為小人也。○雲峰胡氏曰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為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不知禮無以立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耳目無所加。是懵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蒙引或以知命做一頭言。非也。此章自是三段。不必與三畏章

同。且註云君子之事備矣。此君子與無以為君子之君子亦不
同。愚按此章主腦在知字。不在君子字。○紹聞編云。禮是扶策人
底物。立字兼內外說。記曰。禮釋曰。增美質。其在人也。如竹箭之
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釋曰。謂消其非僻之心。惰慢之氣。增美質。
謂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竹箭之堅在筠。禮之捍外誘也。如
之。松柏之堅在心。禮之固內守也。如之。筠。竹膚青處。堅而有力。
○學而篇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中庸曰。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人。知人之為急。如此而其要又在知言。言之是非得

失。皆心之發。故知言則能知人。要知難處正在知言上。非理明
有主不能知言。○尹氏曰。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
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此總說讀論語。愚謂今人於論語。童而
習之。正以為科舉之用。鮮復能反之身心。知其切已。而能踐行
其一言一句者。非侮聖言而何。讀而至此。其賴有此。一旦發憤
自強可也。

